

鳳山淮軍昭忠祠及淮軍義地考證

撰文/廖德宗 *

摘要

最近因公視電視劇斯卡羅大戲、獅頭花小說、及清代恆春半島三大戰役等書籍出版，引起文史團體追尋鳳山淮軍昭忠祠及淮軍義地位置。2021年因鐵路地下化工程，辦理武洛塘山附近公墓的遷葬，經文史團體查訪墓塚，發現鳳山博愛路北側柴頭埤公墓有清代、日治、戰後的民間墓塚，但未見淮軍墓碑，且發現新興製糖株式會社1917年改修鐵道用地的「無緣墓合葬」墓碑，並整理出北門外的武洛塘山附近，有四座有應公廟。本文要考證的是淮軍昭忠祠是現在那一個位置?淮軍義地的所在範圍?那座有應公廟可能存放淮軍遺骨?

這些清代時期的昭忠祠及墓塚位置，已無法僅靠文獻或口述歷史做解謎。本研究從日治地籍圖、登記資料著手，考證淮軍昭忠祠及淮軍墓地的位置。

關鍵字: 淮軍昭忠祠、淮軍義地、獅頭山事件

*作者簡介-

廖德宗（居住於高雄市，從事資訊業，業餘進行人文地理研究）。

本文為作者 2021 年 10 月自我研究成果，並蒙郭吉清老師、楊玉姿老師審稿及提供意見，在此感謝。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「地圖與遙測影像數位典藏計畫」地圖俱樂部。

- 壹、清代文獻紀錄
- 貳、日治時期紀錄
- 參、解讀日治地籍圖及登記資料
- 肆、位置研判及結語

壹、清代文獻紀錄

一、獅頭山事件與淮軍昭忠祠源起

1874年(同治13年)發生牡丹社事件，5月日軍出兵攻打恆春半島，清廷派沈葆楨來台主持防務，9月提督唐定奎率領淮軍六千五百人赴台，與日軍對峙，10月經外交斡旋，清廷付款，日軍退兵。

接著沈葆楨推動開山撫番政策，台灣南路從鳳山縣城派軍，前往琅嶠地區撫番，但與原住民衝突，1875年(光緒元年)爆發獅頭社事件，游擊王開俊等多人殉難，唐定奎率淮軍進剿獅頭山，戰事持續3個月，但淮軍因而感染瘴癘，病故者超過千人。

1876年7月提督唐定奎籌款，在鳳山縣新城新城(今鳳山區)外北門外、武洛塘山南側，購置土地，由參將程曾郁、鳳山縣知縣孫繼祖設局辦理，興建昭忠祠及祠東的淮軍義地，¹共葬勇柩一千一百四十九具，同年竣工，1877年立敕建鳳山昭忠祠碑及昭忠祠祭田碑。同時，清廷官方在枋寮北勢寮設置淮軍墓園，墓園牌坊上勒「淮軍義塚」四字。事後1885年，在枋山鄉南勢湖再合葬淮軍屍骨，建一白骨塔，又稱「千人塔」(今王太師鎮安宮)。

二、淮軍昭忠祠及淮軍義地的敘述

《鳳山縣采訪冊》記載，昭忠祠的格局為頭門三間、享堂三間、東西兩廡各三間、迎門照壁一座、祠東祠丁住房三間。而祠堂東側的義地，內計一百九十一塚，共葬勇柩一千一百四十九具，義地外圍環繞著圍溝及竹樹，同時購置

¹「淮軍義地」是埋葬淮軍義塚所在地範圍之意，《鳳山縣采訪冊》〈昭忠祠祭田碑〉用詞。

北門外武洛塘山腳田園十三契，除祠塚佃房圍溝外，餘田園四十六坵，撥歸祠丁佃種(可稱祠丁佃田)。這樣的空間描述，指 1876 年的淮軍昭忠祠(相當於忠烈祠)及祠東義地(淮軍墓地)，是相連在一起的，原先都是武洛塘山腳的田園，並未使用到武洛塘山的義塚(屬於民間公墓，當時魚鱗疊葬，已無隙地)。墓園外圍挖掘山溝用以排水，種刺竹作隔離，維持軍人公墓的莊嚴性，並利於祠丁的維護管理。

貳、日治時期紀錄

一、日治初期的相關記載

(一)1898 年 1 月社寺廟宇調查

1898年台灣總督府進行社寺廟宇調查²，清冊顯示鳳山舊城埤仔頭庄的祠堂，有潮軍義勇祠、節孝祠³；而鳳山新城的祠堂，有曹公祠、西門街的昭忠祠⁴等，但無北門外的淮軍昭忠祠。可見北門外的淮軍昭忠祠，在1898年已無祠廟樣貌或已毀損，故未列入寺廟調查內。

(二)1900 年伊能嘉矩的記載

1900年伊能嘉矩南台灣踏查，記載8月9日午後，至鳳山城北門外，參拜淮軍昭忠祠，日記提到所見的祠宇「雖遭受兵燹之災，仍可看到舊時規模」，並見到祠壁上的敕建鳳山昭忠祠碑。⁵這塊石碑，現保存於國立臺灣博物館(臺北市中正區襄陽路2號)。

淮軍昭忠祠於1876年竣工，由官方編制的祠丁守護，理論上在1900年應保存完好。但據伊能嘉矩1900年所述，淮軍昭忠祠，因戰亂被焚燒破壞，而這期間鳳山新城的戰亂事件，當屬1895年乙未戰爭，日軍第二師團攻打鳳山新城的

²「社寺廟宇調查」(1898-01-24)，《臺灣總督府檔案·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，典藏號：00000395002。

³1898 年寺廟調查，記載潮軍義勇祠，位在興隆內里埤仔頭庄，建物面積 96 坪，用地面積 555 坪。而《鳳山縣採訪冊》記載，潮軍義勇祠在舊治天后宮左畔(興隆)，縣西十五里，屋十間，光緒四年福建補用道方勳建。

⁴《鳳山縣採訪冊》記載，1898 年「昭忠祠(舊名斌忠祠，俗呼義民祠)，在西門內，屋五間，道光二十七年建，光緒十七年邑候李淦重修。」，西門昭忠祠應是祭祀道光年間陣亡的官兵。

⁵伊能嘉矩原著、楊南郡翻譯，台灣踏查日記(下)，台北:遠流出版社，1996 年，頁 385-388。

戰事。

(三)乙未戰爭的鳳山新城戰事

乙未戰爭(或稱乙未日軍征台之役)，1895年10月13日至15日，日軍第二師團的部隊與鳳山新城的守軍三、四百人，互有射擊戰鬥行動，10月15日，日軍先佔領打狗，步兵第四聯隊10月16日往鳳山城前進，遇黑旗兵零星抵抗，日軍從西門入城，佔領鳳山城。⁶北門外的淮軍昭忠祠，受到1895年10月戰事的兵燹之災，昭忠祠的頭門、享堂被燒毀，因此未列入1898年寺廟調查。而1900年時，現地僅見燒毀的殘跡，及勒建淮軍昭忠祠石碑。

二、1904年台灣堡圖上的武洛塘山

《鳳山縣采訪冊》有關武洛塘地名有三，一為稱作武洛塘的埤塘，俗稱柴頭埤；二為武洛塘山，縣北半里許，脈由弔燈陂山穿田過峽，高二、三丈，長里許，山南為昭忠祠；三為外北門街（舊志作武洛塘街），在外北門內，逐日為市。因此清代有武洛塘、武洛塘山、武洛塘街等三個地名，是不同位置。1904年台灣堡圖上，標示武洛塘是北門與外北門之間的聚落。縣城東北側的埤塘為武洛塘(亦稱柴頭埤)，北側墓地的小丘為武洛塘山，山南土地的地目為田及墓地，並無昭忠祠的祠符號。

在清代圳道部分，《鳳山縣采訪冊》記載牛潮埔圳，在赤山里，縣北三里，源受崎仔腳圳，南行里許，過陂底橋，下注武洛塘，灌田三十甲。因此武洛塘山南側田地，由牛潮埔圳灌溉成為水田，山坡地則是旱田。而特別的是，台灣堡圖上的武洛塘山南麓，有一條山溝，區隔墓地及田地，因無水圳源頭，是人為山溝。這條地圖上的山溝，是否為解謎的線索？

⁶許佩賢，《攻台戰紀-日清戰爭 臺灣篇》，台北:遠流出版社，1995年，頁318-327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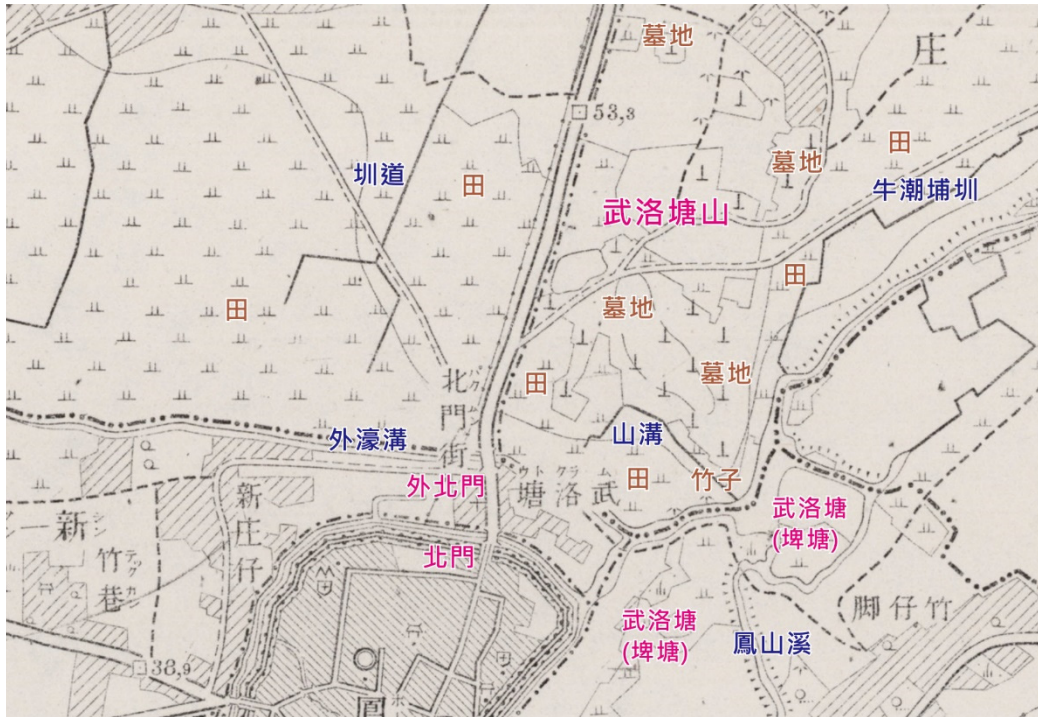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 台灣堡圖(1904 年)的武洛塘山附近地形圖
說明:圳道、山溝、地目及地名為作者所標示。

三、日治時期武洛塘山的變遷

(一)1907年鳳山至九曲堂縱貫鐵路

日治時期武洛塘山的地形改變，起於1907年鳳山至九曲堂縱貫鐵路開通，設立鳳山驛，鐵路工程所挖取武洛塘山的土石，就近填在武洛塘的埤塘。⁷1935年，日本人在外濠溝南側、武洛塘填土的土地，興建鳳山神社。

(二)1909年及1917年新興製糖之糖鐵路線

1909年6月，陳中和經營的新興製糖株式會社的糖鐵路線(五分車鐵道)，從鳳山站通車至林園，設8個車站，載運甘蔗及乘客。⁸這條路線，武洛塘山的南側，是博愛路南側的弧形路線。糖鐵通車之後，1909年8月陳中和向總督府補辦官有地放領(拂下)，申請牛潮埔487-4、493-4番地作為糖鐵用地，兩塊土地均是墓地，並由總督府1911年核可。⁹該糖鐵用地的範圍，仍保留在近代地籍圖上。

7 廖德宗，〈鳳山柴頭埤之變遷及位置考證〉，《高市文獻》，2007年9月，頁117-144。

8 廖德宗，〈高雄新興製糖株式會社之糖鐵路線〉，(2014-08-29)，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「地圖與遙測影像數位典藏計畫」地圖俱樂部網頁。

9 「官有地拂下ノ件(新興製糖會社)」(1911-03-01)，《臺灣總督府檔案·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國



圖 2 臺南廳赤山里牛潮埔庄官有地官有地拂下出願圖(1909 年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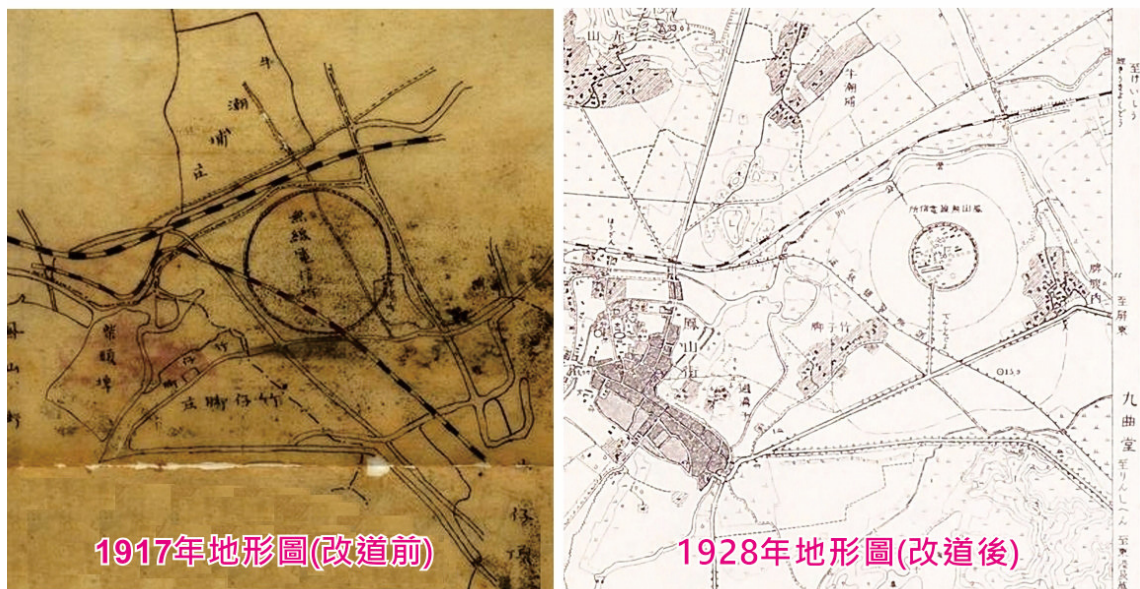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3 新興製糖社線 1917 年改道前後的路線圖

到了1917年，海軍省在小竹上里山仔頂庄設立無線電信所，強制收購預定地上的農地及五分車鐵道用地。¹⁰因此新興製糖的糖鐵路線被迫改道，移往無線電信所的西南側，而原先武洛塘山南側的路線，也同時從博愛路南側的大弧

史館臺灣文獻館，典藏號：00005364029。

10 「土地買渡證其他海軍參謀長へ送付ノ件」(1917-03-01)，《臺灣總督府檔案·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，典藏號：00002656B01。

線，遷改至博愛路北側的直線，原通過鳳山溪的橋墩也往南移到博愛路北側。改線之後，1918年，新興製糖路線增加了電信所站，並顯示在1928年地形圖。

日治時期，新興製糖在武洛塘山南側的兩次糖鐵路線，經過清代義塚或淮軍墓地呢？

(三)日治後期的鳳梨工場

日治後期，日本人1939年先在牛潮埔庄設立鳳山青年道館。台灣日日新報1939年12月7日報導，臺灣合同鳳梨在鳳山街牛潮埔建設新的工場，16日，第十四工場竣工，官民舉行落成式。¹¹ 經查詢1939年《高雄州及澎湖廳電話帖》，臺灣合同鳳梨第十四工場，住址就在牛潮埔494番地。¹²二戰後期，武洛塘山附近設立陸軍營區、陸軍官舍。其中臺灣合同鳳梨株式會社第十四工場，於戰後1955年作為接納大陳義胞的眷舍，即是北門里的太平新村。



圖 4 1943 年鳳山街地形圖(中研院 GIS 中心提供)

說明:紅框處為臺灣合同鳳梨株式會社第十四工場，該位置有製造所的圖示。

11 〈鳳梨工場落成式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（1939年12月17日），第五版。

12 查閱1937年及1939年《高雄州及澎湖廳電話帖》，1937年臺灣合同鳳梨第十四工場位於新庄子92番地，1939年遷移至牛潮埔494番地。

參、解讀日治地籍圖及登記資料

一、日治地籍圖的線索

武洛塘山南側的昭忠祠，雖於1898年寺廟調查時，已因兵燹之災，無祠廟樣貌。《鳳山縣采訪冊》記載的(1)淮軍昭忠祠(屋12間) (2)祠東義地(淮軍義塚，內計191塚，共葬勇柩1149具) (3)祠丁住房(屋3間) (4)武洛塘山腳13個契約的田園(祠丁佃田)，這一大片土地在日治地籍圖上，留有那些線索呢？

首先確定日治初期武洛塘山南側土地，屬於牛潮埔庄，並非近代的北門段。筆者至鳳山地政務所申請早期日治地籍圖的影印，但原圖分割線過多、圖面不清楚，難以運用，因此再請中研院GIS中心支援典藏的1952年及1962年的牛潮埔段地籍圖。1952年地籍圖年代相當於日治後期地籍圖，圖面的地目及地號清晰，如田四九三-三；而1962年牛潮埔段地籍圖(比例尺四千八百分一)，顯示大範圍的土地分布，及1907年縱貫鐵路，與1909年、1917年新興製糖的糖鐵路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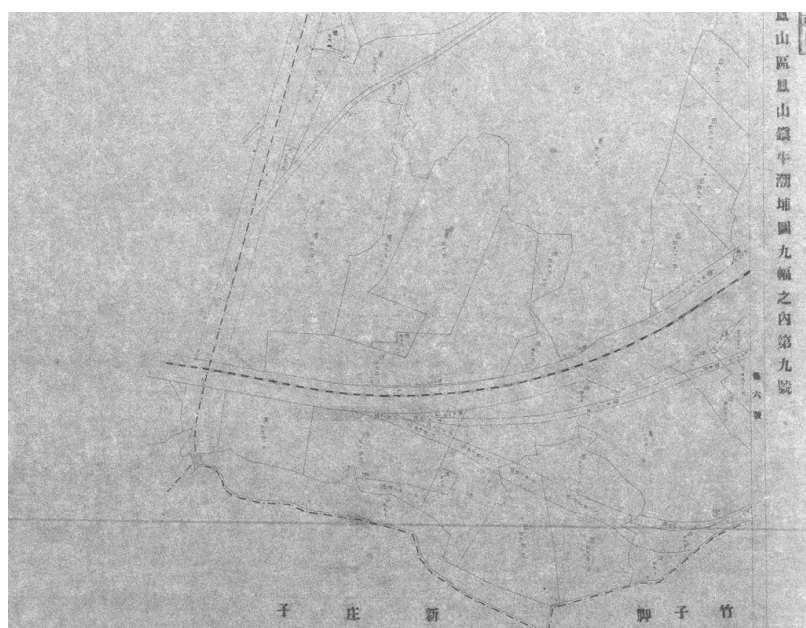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 1952 年牛潮埔段地籍圖

說明：年代相當於日治後期，圖面的鐵路為縱貫鐵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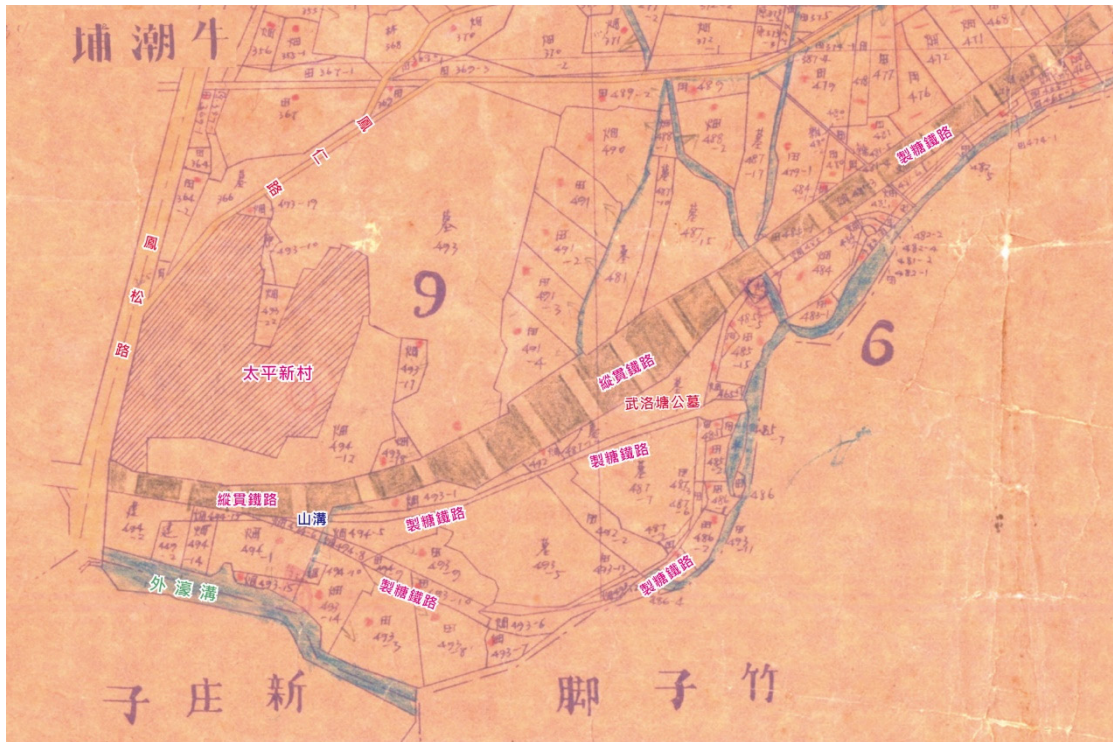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6 1962 年牛潮埔段地籍圖

說明: 比例尺為四千八百分一，圖面註記為作者所加註

武洛塘山與外濠溝之間大塊土地，從鳳松路往東算起，土地番號為 494(田)、493(墓)、492(田)、491(田)、481(田)、487(墓)等，這些1903年第一次測量的地籍線，雖經百年的分割及地目變更，最早的地籍線仍保留在現代數值地籍圖上。因此透過地理資訊製圖專業，並參考日治時期登記簿的記載，確可回復日治初期的地籍線位置，並套繪至現代地圖上。

二、解讀土地登記簿的線索

經調閱日治土地登記簿、台帳資料，並作現地踏查，現地位置解讀如下。

(一)494番地的解讀

494番地第一次登記為1905年，面積5.1甲，地目為田，業主為台南慈惠院(位於台南聖公廟街)，494番地北側中間有一塊凹形墓地，屬於493番地。到了1907年，縱貫鐵路穿越武洛塘山，1908年2月，494先分割出494-1(地目為田)及494-2(地目為田)兩塊大面積土地，接著1908年4月，494、494-1、494-2再分割出鐵道用地，讓渡給國庫。另494再分割494-3、492-4、494-5等小面積土地。

494番地於1915年、1920年，因為公共建設再次分割，最後一次登記在1922年，業主由台南慈惠院，無償讓與給高雄慈惠院(位於高雄街前金528番地)，面積3.6甲，地目為田。

從土地座落及產權登記，研判1905年第一次登記的494番地(5.1甲)應是昭忠祠、祠丁住房及祠丁佃田的合併土地，但不包括淮軍墓地。因為這片土地是武洛塘山腳的唯一田園，1985年改朝換代之後，大清政府官有財產皆由總督府接收。且1903年地籍測量時，淮軍昭忠祠已無建物，故整塊昭忠祠土地及佃田的地目為田。另1908年分割的494-1番地，其土地坵塊具昭忠祠的格局。

這一塊5.1甲的田地為何登記給台南慈惠院?日治初期，日本人成立台南慈惠院，接續清代時期的養濟院、普濟堂等的社會救助事業，1905年台南廳決定將轄下的育嬰堂、義塚、養生堂、養濟院、普濟院之公共資產，合於養濟院，便於管理。¹³因此台南廳將鳳山昭忠祠留下的田產，全部登記給台南慈惠院，作救助資金使用。而1922年，台南慈惠院將高雄地區的產權移轉給高雄慈惠院。戰後，1947年成立高雄救濟院，承接高雄慈惠院的日產及事業，1976年改名高雄仁愛之家。

1922年，494番地的面積3.6甲，範圍為縱貫鐵路以北，鳳松路以西、民興路以南的土地。在1939年，494番地設立了臺灣合同鳳梨株式會社第十四工場，但土地產權仍是高雄慈惠院，研判是鳳梨株式會社向高雄慈惠院租地，將田改為鳳梨工場。戰後1955年，鳳梨工場用地一部分作為大陳義胞的眷舍，即為北門里太平新村，之後另一部分作北門市場及住宅區。

(二)494-1番地的解讀

494-1番地第一次登記於1908年，面積約1甲，地目為田，接著1909年，因應新興製糖會社之糖鐵用地，進行分割。494-1番最後一次登記是1922年，業主由台南慈惠院，無償讓與給高雄慈惠院，地目為田，日治台帳資料顯示，地目改為荒野、再為旱田，到了1944年，494-1面積為0.5甲。而這塊位於武洛塘山南麓的494-1番地，屬於平地，坵塊約略四方，在縱貫鐵路及外濠溝之間，研判是淮軍昭忠祠的基地。理由如下：(1)494-1東側凸出一塊方形土地，面積約85坪，剛好是屋三間祠丁住房的空間。(2)494-1南側有一大排水溝，屬於人造設施，可將昭忠祠內的雨水排到外濠溝。(3)在1903年測量時，研判昭忠祠的圍牆

¹³ 〈慈惠院之公業〉，《漢文台灣日日新報》，1905年10月17日，第四版。

及排水溝仍可辨識，因此成為地籍界線。

這塊清代的淮軍昭忠祠基地，約是博愛路的寶光聖堂、法元寺、法元寺東側五間透天厝，並含博愛路的路面。昭忠祠後側的排水溝遺跡，位於寶光聖堂與法元寺的後側，與外濠溝的交界處。

昭忠祠的格局，為頭門三間、享堂三間、東西兩廡各三間、迎門照壁一座、祠東祠丁住房三間。依照基地的平坦地形，及早期外濠溝的溝旁並無道路，研判昭忠祠坐南朝北，略朝東北，出入的道路在北側，迎門照壁與頭門三，約在法元寺前側的二十米寬博愛路上，享堂三間、東西兩廡各三間約是法元寺的基地。昭忠祠內的雨水，由基地後側排水溝，排入外濠溝。而祠丁住房約是法元寺東南側的透天厝。

博愛路的法元寺創立於1962年，原是一間小佛寺，1977年向高雄救濟院買下土地，逐步興工建寺，前後歷十餘年。筆者認為這塊1876年昭忠祠基地，或許具備祠堂風水，才會在1962年被選定蓋佛寺。



圖 7 法元寺 (博愛路 571 號)



圖 8 昭忠祠萬應公 (博愛路金鳳凰旅館旁小巷內)

(三)494-2番地的解讀

494-2番地第一次登記於1908年，原是田地，先分割出縱貫鐵道用地、移轉給國庫，剩下面積研判是台南慈惠院的佃田，面積為0.4甲。到了1935年，先有0.07甲的田先變更為建地，1944年全部建地為0.36甲。清代時期，這塊土地位於外北門的官道旁，是作生意的地方，因此1935年開始，這塊慈惠院的佃田逐漸變更為建地。戰後，產權移轉給為高雄救濟院。

494-2番地的範圍，約博愛路及南側的金鳳凰旅館至天彰聖堂西側的建物。

而同在494-2番地內，金鳳凰旅館旁小巷內，有一間日治時期留下來的萬應公廟，稱作昭忠祠萬應公，其廟門面西、面向中正路，可能是494-2番地最早建物，從台帳資料可推至1935年。這間昭忠祠萬應公的廟後方有突起小塚，研判是日治時期收容的淮軍遺骨的地方，但數量不多。現小廟四周的博愛路及中正路均已蓋商店，小廟隱藏在小巷弄後側，信徒為少數的北門附近商家。現今，昭忠祠萬應公的土地，為北門段1430地號，面積僅13坪，所有權仍為高雄仁愛之家(前身為高雄救濟院)。

(四)493番地的解讀

493番地是一塊清代的大墓地，原先面積約9甲。1907年縱貫鐵路先通過493番地；1909年新興製糖的糖鐵路線再經過493番地(博愛路的南側的舊路線，493-4番地)，1917年糖鐵路線因應山仔頂的海軍無線電信所設立而改道，改道的糖鐵用地在博愛路北側的山腳。這塊大墓地，扣除分割出去的縱貫鐵路及糖鐵用地之後，493番地於1915年第一次登記，地目為墳墓地，面積5.268甲，業主為國庫，並於1925年，產權移給高雄州。分割後的493-1面積為1.9甲，地目為墓地，493-3面積為1.2甲，地目為墓地，產權也是國庫。

此塊面積9甲的大墓地，研判是清代的武洛塘山義塚(公墓)，加上山腳的淮軍墓地的合併土地，分割之後，北側493是武洛塘山義塚，南側493-1、491-3是淮軍墓地。研判理由如下(1)淮軍墓地位於昭忠祠494-1東側，494-1的東側即493-1、491-3番地。(2)研判1903年第一次測量，淮軍墓地與武洛塘山義塚(公墓)相接，兩者地目為墓、產權均屬國庫，因此將兩塊墓地，測為一筆墓地。(3)1904年台灣堡圖，在493番地範圍，標示兩種地目，北側墓地、南側田地，兩者交界是一個丷字形山溝，最南邊有竹林，與淮軍墓地的圍溝及竹樹相符。

493番地(義塚)的涵蓋範圍，包括鳳仁路南側的鳳山清潔隊用地、民興路的萬應公媽廟、北門市場一部分、家畜市場(獸魂碑)、獸魂碑南側的高雄客運停車場。而民興路的萬姓公媽廟(建於1968年)，位於493番地內，為清代武洛塘山義塚的範圍，不在淮軍墓地內，祭祀的無主孤墳遺骨，應以附近公墓為主，淮軍遺骨的機率不大。



圖 9 萬姓公媽廟 (民興路 61-1 號)



圖 10 高雄客運停車場(鳳仁路旁)

而屬於淮軍墓地的493-1、493-3、493-4番地的範圍，位於博愛路與外濠溝之間，為經武路至博愛路447巷之間的住宅區土地。而博愛路447巷為清代圍溝位置，現為住宅區的既成道路，圍溝流向鳳山街友服務中心處，再往南至外濠溝。

淮軍墓地在地籍圖面積經計算約4甲，扣除北側坡地、圍溝與竹林隔離區、南側低地約25%，合理的淮軍墓地約3甲。而這塊墓地埋葬淮軍墓塚191塚，共棺木1149具，這樣平均下來，一個墓塚可用46坪土地，屬於空間寬敞、墓葬密度不高的墓園，¹⁴也有可能配置方式為淮軍墓塚集中在墓園中間，周圍是綠地。這或可解釋1895至1904年間，淮軍墓園的空地，已逐被開闢為田，因此1904年台灣堡圖紀錄該位置為田。

(五)492番地的解讀

492番地原先是一塊田，面積約1甲，1936年第一次登記，所有者為國庫，1937年土地移轉給台灣拓殖株式會社。此塊國庫地，研判也屬昭忠祠的祠丁佃田。492番地在1962年地籍圖上，地目還是田，僅有少數墳墓。

博愛路上的萬福廟，新建於1995年，其內另存有一間萬應祠(建於1951年)的小廟，而萬應祠前身是收容附近無主遺骨的場所，廟碑上記載稱為「靈庵」。萬福廟位於492番地上，屬於清代祠丁佃田，越過旁邊的博愛路447巷(清代圍溝)，就是淮軍墓地的493-3墓地。

從地緣因素，萬福廟內的萬應祠小廟，位於淮軍墓地的圍溝旁，也靠近1909年新興製糖的糖鐵土地(493-4番地，研判是淮軍墓地)，從日治的糖鐵路

¹⁴計算方式，1 甲=2934 坪=9699 平方公尺，3 甲=8802 坪，8802 坪/191 塚=46 坪/塚。

線，到戰後的開闢博愛路、經武路，及1960-1980年代建商所挖到的遺骨，大部分應祭祀在萬應祠小廟內。



圖 11 萬福廟 (博愛路 447 巷 1 號)



圖 12 萬福廟內的小廟(萬應祠)

(六)491番地的解讀

491番地是493墓地東側的一塊田，面積1.4甲，1936年第一次登記，所有者為國庫，1937年移轉給台灣拓殖株式會社。研判此塊國庫地，為昭忠祠的祠丁佃田。但1904年台灣堡圖顯示該土地是墓地，可見此筆土地也作墓地使用。這塊491番地的範圍，現為鳳山區農會經銷部使用的土地。

(七)481番地的解讀

481番地是一塊私有地，地目為旱田，面積0.2甲，1905年第一次登記，業主為公業趙德，管理人是牛潮埔庄的趙乞丐，之後進行私人移轉。但1904年台灣堡圖顯示該土地是墓地，可見旱地作墓地用。研判該筆旱地可能因不易耕種，故未納入1876年購買的祠丁佃田。

481番地的範圍約是鳳仁路鳳山清潔隊保養場的用地，鳳山清潔隊成立於1973年，該保養場內有一間萬姓祠小廟，當是祭祀在清潔隊保養場附近所挖出的有應公遺骨，不會有淮軍遺骨。



圖 13 萬姓祠 (鳳仁路鳳山清潔隊保養場內)



圖 14 新興製糖株式會社無緣墓碑(武洛塘公墓)

(八)487番地的解讀

487番地第一次登記為1915年，面積1.622甲，地目為墳墓地，業主為國庫，後因新興製糖株式會社的鐵道用地，進行分割。研判此塊土地屬於清代武洛塘義塚的一部分。現今博愛路北側的柴頭埤公墓，及博愛路南側鳳大餐廳附近，均在487番地的義塚範圍內。

柴頭埤公墓發現的清代、日治、近代的墓碑，及1917年改修鐵道用地的無緣者墓碑，均屬清代義塚範圍。柴頭埤公墓未發現淮軍墓碑，乃因清代義塚與淮軍墓地是不同地方。

(九)大正六年新興製糖株式會社無緣墓合葬墓碑的解讀

大正六年新興製糖株式會社無緣墓的墓碑記載，因1917年新興製糖株式會社改修鐵道用地，挖到無緣墓(無主墳墓)的遺骨，進行合葬所立的墓碑。而1917年糖鐵用地，是現今博愛路北側的五分車鐵道(已消失)，在武洛塘公墓的山腳，因此當時挖到的遺骨，就近合葬北側的柴頭埤公墓(日治時期稱作共同墓地)，是屬合理。

那無緣墓碑下方是否有淮軍的遺骨？那是肯定的。這一段1917年糖鐵用地，經過了494、493、492、487番地，從土地面積來看，路線經過493番地的淮軍墓地的面積占全數1/2，因此研判無緣墓碑下方有清代淮軍骸骨，是合葬淮軍與民眾遺骨的墓塚。

肆、位置研判及結語

一、淮軍昭忠祠及淮軍義地位置

本研究運用地籍圖及土地登記資料，查閱土地產權及變遷，分析文獻的空間敘述及台灣堡圖的線索，以Google Earth軟體為工具，先在舊地籍圖上研判位置，再套繪至準確數值地籍圖上。2021年10月研判的淮軍昭忠祠及淮軍義地位置圖如下。



圖 15 從地籍圖上研判的淮軍昭忠祠及淮軍墓地

說明: 昭忠祠及祠丁住房位於 494-1 番地，祠丁佃田位於 494 及 494-2 番地，淮軍墓地為 493-1、493-3、493-4 番地，義塚為 493、487 番地。底圖 1962 年牛潮埔段地籍圖，廖德宗 2021 年 10 月製作。



圖 16 鳳山淮軍昭忠祠及淮軍義地位位置圖

說明:昭忠祠及祠丁住房 494-1 番地, 祠丁佃田位於 494 及 494-2 番地, 淮軍墓地為 493-1、493-3、493-4 番地, 義塚為 493、487 番地。底圖 Google 衛星影像, 廖德宗 2021 年 10 月製作。

二、結語

筆者多年前認為淮軍昭忠祠是件難解謎題，故未深入研究。後因陳耀昌醫師的歷史小說、江敬業老師的清代恆春半島三大戰役出書、舊城文化協會郭吉清老師找尋潮軍義勇祠墓塚、地下高雄社團的探查、及鳳山社區大學推動的古墓保存、文史愛好者探尋萬應公廟等，各種討論，促使筆者繼續十年前未作的昭忠祠位置考證。

(一)從示意圖位置到考證位置

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14年製作鳳山新城立體模型時，當時因找不到淮軍昭忠祠的土地紀錄，無法考證淮軍昭忠祠位置及建物格局。但因昭忠祠為清代重要設施，因此當時三位專家學者(李文環、鄭敏聰、廖德宗)決定，做一個示意的官方建物，置於武洛塘山南側，面向外濠溝。因此鳳儀書院展覽室內的鳳山新城模型，其昭忠祠的位置及形式，係屬於示意性質。



圖 17 鳳儀書院鳳山新城立體模型的昭忠祠

說明: 2014 年模型的淮軍昭忠祠是示意位置，經 2021 年 10 月考證應調整至紅框位置，淮軍義地在昭忠祠東側平地。

此2014年製作的鳳山新城立體模型，其示意的淮軍昭忠祠約位於博愛路的萬福廟北側。¹⁵經筆者2021年10月考證，淮軍昭忠祠應調整至法元寺與前側博愛路的位置，迎門照壁與頭門在博愛路上，享堂三間、東西兩廡各三間在法元寺的基地位置。昭忠祠坐南朝北，略朝東北。而淮軍墓地位於博愛路與外濠溝之間，為經武路至博愛路447巷之間的住宅區土地。

(二) 敕建石碑與淮軍墓碑

《鳳山縣采訪冊》的淮軍昭忠祠空間描述清晰，但考證困難，實因百年地景改變，現地並無殘跡，而唯一留存的敕建鳳山昭忠祠石碑，不知何時被從鳳山移到國立臺灣博物館(臺北市襄陽路2號)保存。此時，淮軍歷史受到各界重視，或可考慮將石碑移至鳳儀書院或高雄市歷史博物館，見證這段歷史。

清代文獻記載祠堂東側的義地，內計191塚，共葬棺木1149具，因此當時

15 廖德宗，〈清代鳳山新城城池與街市之空間復原〉，(2014-12-23)，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「地圖與遙測影像數位典藏計畫」地圖俱樂部網頁。

製作了191塊淮軍墓碑。多年來，文史工作者現地找不到淮軍墓碑，那這些墓碑哪裡去了？依民間習俗，墳墓經過遷葬，或撿骨入甕移往他處時，會刻意敲壞墓碑。而武洛塘山眾多的萬應公廟，傳說有淮軍遺骨者，研判挖掘者見過淮軍墓碑。那1876年(光緒2年)打造的淮軍墓碑是那種石材及形式呢？是否還有墓碑埋在地下？淮軍義地是否還有未擾動地層或小公園，可作透地雷達探測或考古挖掘？有興趣者，可續作探索。

參考書目

一、專書

盧德嘉，《鳳山縣采訪冊》。台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臺灣文獻叢刊第73種，1960年。

伊能嘉矩原著、楊南郡翻譯，台灣踏查日記（下），台北：遠流出版社，1996年。

許佩賢，《攻台戰紀-日清戰爭 臺灣篇》，台北：遠流出版社，1995年。

台灣總督府交通部遞送局，《高雄州及澎湖廳電話帖》，1939年。

二、文章

廖德宗，〈鳳山柴頭埤之變遷及位置考證〉，《高市文獻》，2007年9月，頁117-144。

廖德宗，〈高雄新興製糖株式會社之糖鐵路線〉，（2014-08-29），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「地圖與遙測影像數位典藏計畫」地圖俱樂部網頁。

廖德宗，〈清代鳳山新城城池與街市之空間復原〉，（2014-12-23），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「地圖與遙測影像數位典藏計畫」地圖俱樂部網頁。

三、總督府文獻

「社寺廟宇調查」（1898-01-24），《臺灣總督府檔案·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，典藏號：00000395002。

「官有地拂下ノ件（新興製糖會社）」（1911-03-01），《臺灣總督府檔案·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，典藏號：00005364029。

「土地買渡證其他海軍參謀長へ送付ノ件」（1917-03-01），《臺灣總督府檔案·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，典藏號：00002656B01。

四、日文報紙

〈鳳梨工場落成式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9年12月17日，第五版。

〈慈惠院之公業〉，《漢文台灣日日新報》，1905年10月17日，第四版。